

海外谍影丛书



《海外文摘》编辑部 编

蝴蝶女郎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海外谍影丛书

蝴蝶女郎

《海外文摘》编辑部编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蝴蝶女郎

《海外文摘》编辑部编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8 印张 176 千字

1988 年 9 月第 1 版 198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11-086-1/I·8

印数: 00001—50000 册

定价: 2.45 元

内 容 简 介

古巴外交部的老次官在早骑时偶遇一美貌少女牵狗而过。狗惊了马，马又吓晕了少女。老次官急忙下马相救，岂知这正是中人圈套之始。老次官得知此女是专事收集蝴蝶标本的“蝴蝶女郎”后更为欢喜，因为他也正有此好。蝴蝶女媚态迷人，老次官神魂颠倒，应为爷孙的二人却成了偷情的一对儿。柔情蜜意两月余，随着苏联设在古巴的洲际导弹库被炸，女郎大功告成，远走高飞；老次官却因痴情泄密而锒铛入狱。

本书所讲的几个故事，都是类似的发生在世界各地的真实事件，它们会把你带入一个神秘的领地，让你从多方位看看间谍的世界。相信《蝴蝶女郎》、《檀岛谍踪》、《绝密档案》、《凯旋声中的冤魂》、《黑天鹅旅馆里的美人》、《一仆四主》等曲折、生动、惊心动魄的间谍案定会让你大开眼界，从而提高警觉。

目 录

檀岛谍踪.....	(1)
绝密档案.....	(24)
航空间谍战.....	(31)
假面人.....	(45)
凯旋声中的冤魂.....	(54)
震惊美国的沃克案.....	(60)
蝴蝶女郎.....	(95)
公司战事.....	(101)
谍对谍.....	(113)
我是怎样流亡美国的.....	(121)
达尼埃尔.....	(131)
绑架.....	(139)
美打入苏的第一名间谍.....	(145)
黑天鹅旅馆里的美人.....	(149)

窃取电脑里的情报.....	(155)
一仆四主.....	(160)
U ₂ 飞机之谜	(164)
“母驴间谍”现形记.....	(169)
“港商”招“情”术.....	(173)
谍海了望.....	(186)
美海军陆战队间谍丑闻.....	(199)
一个双料间谍的自述.....	(213)
红衣女谍.....	(222)

檀 岛 谍 踪

珍珠港事件事先有没有办法预防，过了几十年后的今天，大家对这件事仍然争论不止。

有些人曾断言能够预防。持这种看法最力者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已故助理局长帕西·福斯沃思。

福斯沃思持有充分的理由和证据发挥他的观点。远在1941年12月7日那个恶梦般的日子7个多月之前，他就探悉了日本人已有系统地计划，要混进美国聚集夏威夷的庞大的海军基地，企图把这个基地一举摧毁。

福斯沃思曾于当年4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在白宫举行的临时秘密会议上，有力地揭露了日本人积极准备偷袭珍珠港的阴谋，并且将这可怕的消息和译成密码的情报抄本呈送罗斯福总统和他的亲信亨利·霍普金斯。这项情报是从英国派驻百慕大汉米敦的监查官员，在由纽约经西班牙转往东京的国际邮件途中截获的，它充分地支持了福斯沃思在情报上立论的正确根据。

然而，福斯沃思的这个珍贵的情报——联邦调查局历史上最辉煌的侦探功绩之一的成果——却未被理睬。为什么？说来话长。

珍珠港事件发生的8个多月前，1941年3月18日，星期二。

那是个灰蒙蒙的日子，派拉蒙大厦顶楼那巨大的挂钟正指着两点三刻。此时有两位矮小健壮的男人，正步履匆匆地走在车水马龙的闹市区。就在他们要穿越时报广场时，突然传来一声尖锐刺耳的刹车声。附近人群的眼睛立即转向噪音的方向，发现一辆半新的轿车撞倒了那两个男人中的一位手提黑色公务皮包的人，直撞得他倒地后又从地上弹了起来。

被撞者在再次重重地摔到地上时，手里仍死抓着那只公务皮包。人群不约而同地围拢过来，交通为之陷入了停顿状态。目击者都可追忆，另外一位幸免于难的人，惊魂未定地愣了一段短时间，木然地望望受伤的同伴，突然象触电似地俯下身子，从伤者手中夺过那只黑色的公务皮包，行动敏捷地分开围观的人群，拔腿狂奔起来。他熟练地穿过三四条大街，不一会儿就消失在街的尽头，而将那位嘴角淌满鲜血、昏厥过去的同伙留在了骚乱的人群中间。“抓住他！”有人振臂疾呼，“抓住那个狗东西。”但已经来不及了，那个人已逃得无影无踪。

一路鸣着警笛的救护车将伤者火速送往圣卫心医院。他全身就只两样令人感觉有头绪的东西——一把托夫特旅馆7楼房间的钥匙，这是在出事现场发现的；还有一个小巧的皮夹子，里面有他的身份证，证明他是由布宜诺斯艾利斯来的朱里奥·洛佩斯。他的伤势看来不轻，毫无苏醒的征象。在送往急救室后护士脱掉他的衣服时，才发觉其中大有蹊跷，因为洛佩斯除了头部、脸部和手臂的皮肤呈深褐色外，其它部分却全是纯白色的。“这不是被阳光曝晒的，”一位助理医师沉吟了半晌，转身告诉一位护士说，“好象经过了特殊染色。”

手术室的照明灯照射着手术台上的伤者，他身上显露出越来越多的疑点：洛佩斯的头发也是染过的，几乎从发根以

上全是拉丁型的乌黑色，而发根却是金黄色；拨开他的眼睛看，发现不是拉丁人那种褐色的眼珠，而是北欧人的翠柏色。他的面部特征也大异其趣，不是高颧骨长下巴，而是属于宽阔而多肉型。“极象一个德国人。”一位医生说。

当洛佩斯被断定回生乏术后，一位护士打电话到联邦调查局，请来了助理局长福斯沃思。福斯沃思是个声音柔和、年纪 40 左右、身体矫健而沉默安祥的人。他带来了两个伙伴：摄影师和指纹专家。

“他的伤势严重到什么程度？”福斯沃思急切地问。

“只是时间问题了，”医生说，“背部破裂，脊椎骨折断，而且大部分的内脏已剧烈地偏移过。”

福斯沃思迅速地检查了洛佩斯身上的疑点。“染过颜色，不错。”他观察了那人的眼睛说，“我可能到今天才听说有长着蓝色眼睛而名字叫洛佩斯的人。”

福斯沃思确定洛佩斯不可能再恢复知觉以后，便问医生他脸上的染色能否去掉。主治医生告诉他尽力去试试看。于是医生把伤者的头脸回复了本来的面目，并且照了几张像，然后取了他的指纹。

“如果有人打电话来询问这个人，”福斯沃思告诉一位助理院长，“注意他，尽可能地拖延交谈的时间，我立刻派人前来监听。”

福斯沃思离开医院后便径直奔赴车祸现场。在医院时他就已派遣了两名警察去收拾碎片。有一件事情显得非常突出，即伤者的那位矮小同伴的作为——他对那个黑色公务皮包甚至比同伴被撞倒的事还看得重，这个情况曾引起了几个围观者的注意和议论。

福斯沃思利用洛佩斯的房门钥匙走进托夫特旅馆 7 楼洛

佩斯的房间。那是一间普通的旅馆房间，清洁但并不出色。福斯沃思利索地查勘了一番，终于注意到挂在墙壁上的四幅画中的一幅——《猎兽图》。图画的上角很明显地与墙壁有一段距离。福斯沃思走过去，将画架底部掀开，忽然有一个火柴盒大小的纸包掉落在地上。他拾起来一看，是一包止痛药——德国货。接着他又在其它画框后面找到了同样的两包。

没用多少时间，联邦调查局的快速循环运转机械装置就带来了一些可观的资料，数十份属于托夫特旅馆7楼那间房间的复印图，其中十多幅配上了那个人躺在圣卫心医院太平间的图片，这些都是利用电化传真设置传递至华盛顿联邦调查局总部的。这些复印图很巧妙地与总部档案里的其中一组相吻合。

在圣卫心医院的那位伤者是个德国人，名叫伍列克·范德·欧斯丹。联邦调查局的档案材料显示，欧斯丹曾在欧战爆发前半年，由他的祖籍德国到过纽约。他到纽约以后便与德国情报机关取得联系，后因有重大嫌疑，终以德国间谍的罪名被遣离境。然而意想不到的，这次欧斯丹竟以拉丁人的姓名和肤色作伪装，蒙蔽了联邦调查局的耳目。在时报广场肇祸以前，调查局人员一直都没能识破他的真面目。

接连两天，这位伤者一直没有苏醒，静静地躺在医院的太平间里。在这段时间内，联邦调查局派遣在圣卫心医院的一位探员和一名电信局的技术员一直守在那里侦听有关探询欧斯丹——化名洛佩斯——的电话。他们监听了4次，打电话的都是一个带着浓厚拉丁口音的男人。虽然每次在拖延了的时间之内装置了侦踪仪器，但对方却十分狡黠地避过了追

踪，适可而止地挂上了电话。

欧斯丹终于死了。当那人又来电话的时候，医院便把他朋友的死讯告诉了他。对方犹豫了一下，然后用一种伤感的声音问：“洛佩斯在死以前一直都是昏迷不醒的吗？”

“是的，他不曾醒过。”联邦探员在拖延时间。

“那么，他说过什么话吗？或者有什么遗嘱吗——我是说包括昏睡中的呓语。”

“没有，他一声都没有吭过。”

“一句话也没有吗？”

“没有。”

“肯定没有吗？”

“绝对肯定。这种事还用隐瞒吗？”

对方“啪”地一声挂断了电话。但是，这个身材矮小、面色皮肤褐黄、打电话询问病情的中年人，在离开时报广场地区的一个电话亭时，被两名特工人员紧紧跟踪了。由于他戴着皮手套，因此特工人员也不需去检查电话上是否留下来指纹。

之后，这位矮小的人物便一直被跟踪到圣卫心医院，医院里正有一名化装成医生的特工人员在等候这位神秘的来访者。

“我是来探望洛佩斯的，他是我要好的朋友。请问他现在伤势如何？”

“很不幸，不久前去世了。”

“噢！那么，已经这样了，看来我得料理他的后事了。”

“请问贵姓？”

“那已经无关紧要了。我只希望能承担他的后事。”

“那可以，好吧。”这位化装成医生的特工人员把预先准

备好的纸张——任何人一摸就会留下指纹的表格——以熟练的姿势递到来访者的面前。对方填写完后，特工人员便轻而易举地取得了他的指纹。

在计划好将尸体运往长岛处理后，这位拜访者便起身离开了——身后跟着一组跟踪者。

那个人显然不知道自己被跟踪的事，他径直往麦迪逊大道 515 号的西班牙领事馆。从他的行动看来，显而易见，他是领事馆的一名职员。经过一段悉心调查之后，得知那人名叫费尔南多·罗伯斯，果然是西班牙领事馆的一名职员。

这时，特工人员晓得目标物是什么人了，指纹专家也另外发现了一些隐情，证明这位名叫费尔南多·罗伯斯的西班牙领事馆的职员，曾经多次去过欧斯丹在托夫特旅馆的房间。

于是，那只黑色的公务皮包就更显示出神秘而不可思议的价值了。“非常明显，它不仅仅是一般的外交公文皮包，”福斯沃思这样推测着，又警惕地补充了一句，“里面很可能有使我们国家陷入不幸战争的武器。”

在欧斯丹的葬礼上，唯一显现出悲伤的只有费尔南多·罗伯斯一个人。第二天，他神色慌张地走出西班牙领事馆，左手提着一只黑色的公务皮包——可能就是从洛佩斯手里抢走的那只。福斯沃思紧紧盯住那只皮包。

“要不是受外交豁免权的束缚，”福斯沃思无可奈何地转头告诉他的同伴，“我们尽可以用强硬的手段去抢夺那只皮包，看看里面到底是些什么玩意儿。”

罗伯斯一直被跟踪到曼哈顿街尾的德国领事馆，这里早已埋伏了两名联邦警探。福斯沃思一直注意着领事馆的动

静。当罗伯斯重新出现在德国领事馆门口时，福斯沃思看了看手表，已过了两个小时了。

罗伯斯的手里仍然提着那只公务皮包，一踏出大门便招来一辆出租车。福斯沃思早就料到了这一手，特别预备好了两辆轻快的旅行轿车，一辆坐上了蒙在鼓里的罗伯斯，另一辆则为警探作跟踪之用。

福斯沃思跟踪罗伯斯驶出长岛，沿着大西洋海岸，经过一处偏僻地带。——一所夏季游乐场。3月中旬还是旅游淡季，游乐场关闭着，因没有人迹而显得荒凉。福斯沃思不得不拉开一段距离，手拿高倍望远镜来监视前面的目标。

终于，罗伯斯到达了他的目的地——距海滩不太远的一所外表看来七零八落的小屋。小屋周围空无一物。他付了车费，看着出租车离去后，便推门走进屋里。外面的联邦探员则把车子驶向足以隐蔽起来的安全地方，然后徒步接近那个小屋。他们盘算着，只有等到天黑才能走进去。

好不容易等到夜幕低垂，福斯沃思借着黑夜天然的掩护，非常谨慎地匍匐到小屋外面。然而这样冒险却一无所获，因为罗伯斯早已拉上了所有的窗帘，只有一道微弱的灯光从窗帘的缝隙中泻出来。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已是露水沉重的清晨，那一丝微弱的灯光依然射出窗外。罗伯斯居然整夜都在工作。

一直过了8点——也就是时报广场车祸过后的第8天，和煦的阳光投射在汹涌的浪潮上，才又发现了一辆出租车出现在这荒凉的海口区。罗伯斯走出小屋，提着那只黑色的公务皮包，跨进汽车，扬长而去。

福斯沃思让另两名探员跟踪那辆出租车——送罗伯斯返

回西班牙领事馆。他自己则留下来，一直等到相当安全时，才迅速地进入小屋。他第一眼便看到一只电熨斗——一只一般妇女所喜欢用的那种旅行用轻便电熨斗——放在一张半新不旧的桌子上。他伸手一摸，熨斗本身还热热的，证明罗伯斯在离去之前不久还使用过。

福斯沃思还发现了使他更感疑虑的东西：小屋四周藏有更多的止痛药。这个疑问一直等到他打电话告诉联邦调查局总部后才得到解答。原来这些粉质药剂再掺入某种化学物质，便成了一种超级的密写墨水。用这种墨水写成的字，加热后即可显现出来——比如用电熨斗在写好字的纸面上一烫，即可显出棕色的字迹。

一连3天，罗伯斯不断地重复他的工作——夹着公务皮包，走出西班牙领事馆，走进德国领事馆，然后赶往长岛海滩那块荒凉的地区，第二天清晨再回到西班牙领事馆。这似乎是一项重大的阴谋计划，由西班牙转送德国，可能是非常确切的情报，而那只黑色的公务皮包里正装有这些情报。

福斯沃思坚信，在发生了那件车祸以后，纽约的西班牙与德国两个领事馆和他们驻华盛顿的大使馆之间，电话往来次数可能会突然增加。因此，他到联邦法院申请到一份许可证，准许他到电信局的曼哈顿办事处检查长途电话记录。

“你看看，”福斯沃思在检查电话记录时向一位探员说，“在车祸尚未发生以前，西班牙领事馆的通话一天最多只有4次，而车祸那天下午到夜晚11点钟，这里的领事馆同华盛顿大使馆之间的通话，却达到了19次。

“这里的德国领事馆与华盛顿的德国大使馆之间的通话情况，也完全相同。很明显，在车祸以前使用电话都很正

常，车祸以后却都剧增了。”

那天夜晚，福斯沃思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等候电话。他在查过电话记录以后，曾亲自打电话与胡佛局长联系。胡佛答应将联邦调查局所收集的有关西班牙与德国大使馆发往欧洲的电报资料给他。

然而胡佛局长到次日凌晨3点钟才与他通话。通过联邦调查局特殊装置的绝对安全防窃听波道，他俩谈了很久，尤其是有关西班牙大使馆拍往马德里的电报内容，与电话记录所记载的完全相同；时报广场未发生车祸以前，一切都极正常，然而车祸以后，每件事情都在剧变。

联邦调查局的密码侦破部门已译出了3份电报。胡佛局长在亲自口述这段情报时，一位速记员给福斯沃思挂了一通附加电话。一切情报都在车祸后3小时内从华盛顿发往马德里。

“范德·欧斯丹因车祸昏迷，躺在医院，罗伯斯有重要之珍珠港资料。”

“联邦警探在守候，欧斯丹伤势严重，无苏醒迹象。”

“确信范德·欧斯丹死前不曾苏醒，无碍蓝本进行。”

“珍珠港，珍珠港，珍珠港……”胡佛局长反复地念着，他的声音低沉且含有某种预兆，“我一直担心着那边的防务。”

“局长，就我的所见所闻，”福斯沃思说，“我们派在夏威夷的高级官员中，大部分人员在夜间的娱乐时间过多。”

“我们该积极地去办理这件事，”胡佛说，“但愿你的行李已准备妥当了。”

胡佛局长的意思是希望福斯沃思在罗伯斯把那些情报经

百幕大转往欧洲以前，能飞往太平洋的海军基地，把一切调查结果带回华盛顿。于是福斯沃思便草草装束，登上飞往檀香山的飞机。他行李的一部分，就是 100 张很清楚的照片——欧斯丹垂死时回复本来面目后所摄的。

福斯沃思抵达檀香山后，便直接赶到珍珠港海军司令部，会见了一位高级官员科宁斯将军。福斯沃思急切地把时报广场发生车祸以后的事件与发展的情况向科宁斯作了一个概括的介绍。“我们深信，欧斯丹最近期间曾到过这里搜集最新的情报，”福斯沃思说，“那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计划，利用德国人来此收集情报，然后回到纽约将它送交西班牙人，再用德文转译发送到马德里，之后又由马德里转交德国再传到日本去。这的确是相当迂回的路线。但是他们的重点是要在珍珠港收集情报，很可能是日本人在幕后主持的。如果不是时报广场发生了那场车祸，我们势将永远被蒙在鼓里。”

科宁斯将军的眼睛布满了血丝，他不耐烦地从他的那张大转椅上站起来。“你说的事，”他大声的咆哮几乎象在怒吼，“没有一样是可能的。你以为一个德国间谍能够混进这里刺探他所希望的情报？”

“由整个实情看来，迹象的确如此。”福斯沃思冷静地盯住他，“我们不能不预先作最坏的打算，以便对事情有个合理的处置。我们的目的不仅要作正确的安排，最重要的是如何去预防。”

科宁斯也许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因为他很不感兴趣地在这些要点上打断了对方的话头——他突然想起必须参加别的部门的重要会议，他得马上离开。

“那么，你不介意我到处走走吧！”福斯沃思无可奈何地

说，“我想到一些舰艇上了解是否有人认识照片里的那名神秘的人物。”

科宁斯沉思了一会儿说：“你不可能发现有人认识那个人。但是，好吧！你尽管去吧，我要说你将一无所获。哦，对了，你说的照片是什么样子的？给我一张。”

科宁斯眯着眼睛端详了一会儿照片之后，他觉得有些面善。“很象是德国人，脸宽宽的，可惜眼睛已经闭上了，”接着他补充了一句，“或许他曾在这附近呆过。”

“那就理出了一点头绪了。我们走着瞧吧！”福斯沃思临走时回过头来说，“也许过不了多久，你的耳朵将会听到巨大的爆炸声。”

福斯沃思开始查访停泊的第一艘主力舰“培桓尼亚”的时候，他把欧斯丹的照片递给官员传阅，并且频频追问：“见过这个人吗？”结果，福斯沃思大为失望：所有的官员除了礼貌地瞧瞧外，都懒得去计较这个问题。

当他踏上“阿里桑纳号”战舰以后，情况才算稍稍有了一点进展。在他向一位军官展示带来的照片并用探询的语气问他曾否看见过这个人时，马上就获得了使人精神为之一振的答案。“当然见过，他以前曾在这艘战舰上工作过，”那位军官爽朗地说，“不过我只见过他，可不清楚他的工作岗位。”

“噢！那么你见到他的时候，他在干什么？”

“绘草图。”

“草图？”福斯沃思感觉自己的血液在加速地往上涌，“绘什么草图？”

“船的内部构造。”

“请再说下去。”

“当时我正在马达间里作例行检查。在马达间的一个转

—11—